情景高原

山梁上的树

■紫天

尽管谁也没认定那是几棵什么树，但在我心灵中一直是当作“银杏树”的，因为银杏树是世界珍贵树种之一，被誉为是植物界的活化石，我取其义而已。那参差排列的几棵树都十分苍老了，两围粗的树杆上挂着浓得似乎化不开的苔藓，树皮糙如鱼鳞，裸于地面的树根虬盘如蟒，堡子里最老的阿伯也说，从他记事起，那几棵树就是这模样了。多少年了，几棵老树就那么浴风沐雨地站在贡安山梁上。巨大的树冠缕缕相联，晴日里，犹如顶着蓝天；而蓝天上云帆飘移时，又像是装点在天边的白云裙裾。

巨大的树冠下是遮荫纳凉的好地方，自然也是山堡孩童的天然乐园。

贡安梁子准确的方位应该是处于东西方向的是中间。如果你面对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清晨的朝辉最先会照到你的身上，这个位置应属西边。但当你转过背，面对山谷下的大渡河峡谷，这个位置又成了西边。所以这个梁上也成了山堡人心中的“瞭望台”。

夏末秋初的季节，山梁西边原本很干燥的砂坡上，也会长出浅浅的绿色小草，一片又一片地铺成“地毯”。就在那些绿草坡上，会生长出一种金黄水嫩的野果，山堡人叫那野果“黄泡”，很甜也很解渴。砂石山径顺山脚下的大渡河弯弯曲曲地盘上山梁来。有零落的一蓬蓬色如墨黑干枯的杂丛长于小路边，也时而冒出星星点点的小片绿叶，让人感觉出杂丛也没干死，仍顽强地展现着它们生命的活力。另一种野果是长在灌丛间的，色如乌墨，名“乌泡”，甜中带着一股淡淡清香的草药味。就在那些杂丛下，随处都可看到一种小巧的四脚蛇，它们很顽皮地在砂石坡上奔跑，遇行人了，还会站在高高的山石顶上好奇地张望。西坡上常有山孩子玩耍，寻“黄泡”吃；有时候专寻了“乌泡”吃，把个顽皮的小嘴染成了墨色，好些天都洗不去。也找四脚蛇斗玩。那种蛇不容易打到，往往留一段扭动的小尾巴迷了你，而身子却早躲进了另一边，很快又会长出新的小尾巴。而更多的时候，孩子们常常聚于老树下，观看树身上从没少过的蚂蚁搬家的繁忙景象。有时天要下雨的预眺也会显示在老树下忙碌的蚂蚁身上，常常会出现一队黑蚂蚁和另一队红蚂蚁的战争。蚂蚁战争的得胜者又会被观战呐喊助威的山堡孩子冠以“黑头大将军”或是“红袍大将军”的殊誉。而在此后的几天里，孩子们又会劳神费力地到老树下寻找红、黑将军们，为此总会引起一些幼稚的争论。山堡的童趣便会在山风中传得很远很远。有时孩子们一回到家里，总免不得有大人笑问“找到黑头将军了吗？”，问得孩子也莫名其妙，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乐趣也是当父母的小时候经历过的往事呢。

东坡这边却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那些山地出产黑麦子（一种产量不很高的山地麦子）、甜荞子，主产玉米。坡地边随处都能看到林立的花椒树、梨子树、最多的是核桃树。就在那一处处绿树环绕中，就是一座座相倚的石垒碉楼了。

山堡人每天早上出门或是站在自家碉楼的晒台上时，眼睛最爱看的还是那山梁上的老树。那高高站立梁上的老树就是他们眼中的天气树；今日天气好了，太阳光会最先光顾老树，下地时可别穿得太多了，小心中了署热；而天变脸了，狂暴的山风也总是最先将信息告诉老树。

从前，更多的是孩子们爱往山梁上跑，除了寻乐趣，也用很多孩童的眼光去眺望隔山隔水的外面世界，尽管事实上是看不到的，但孩子们也知道山外的世界是迷人的。在岁月的风雨中，有那么一个、两个有出息的山堡孩子从山梁上走了出去，去进更高的学府，去学成工作，最终成为城里人，这是最让山堡人引以自豪的事。后来，爱到山梁上去的大人们也多了，老树下就成了山堡人摆“龙门阵”的地方。其实大多数上山梁来的人都是眺望远出“打工”的家人是否回来了，如果他们返乡了，在这山梁上几十里远都能看到的。

如今，山梁上却“一夜之间”清静了。孩子们不爬山梁上来了，因为新建乡小学搬到了东坡脚下清冽冽流淌的磨子沟侧去了，那里果树成荫，溪水欢流的佳景地又成了孩子们新的快乐天地。上课时，老师问孩子们，你们还想不想知道山外的世界？孩子们不假思索便能回答“山处的世界在我们心中哩”。大人们也不上梁子去了，因为几乎每家都有了电话，那消息当然比在老树下眺望来得快多了呀。

不过，山梁上还是换了另一种好景致，几年前在老树不远处修了座电视差转台，那白色的机房和仰望蓝天的耀眼“大锅盖”映衬着老树的苍健，很能激发人的世事叹喟。

九龙往事

李秀尔的温柔

■南泽仁

清早七八点，嫩红的日出从白岩子顶上徐徐升起，照亮了洛古山道上的牛羊，照亮了山道下朝着牛羊吹口哨的牧人，照亮了我和转水湾小学的老师们从呷尔坝向着转水湾小学校骑行单车的路途。

我们飞快地转动脚踏板，按响串串清脆的铃铛一齐哼唱：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接近苗圃是一段急切的下坡路，我们动作一致地捏住刹车缓慢行驶，车轮与路面发出了紧致地咬合声，隐约还伴着阵阵猫儿焦躁的叫声，那叫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逼真，以至于盖过了骑行的声音。“阿古，阿古！”我们朝公路两边打探，只见路下方的瓦板房门口，身患小儿麻痹而双腿瘫痪的李秀尔，盘坐在一个用轮胎制成的弧形坐垫里。她穿一身旧得发亮的衣服朝着我们招手，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存在像那间瓦板房一样笃定从容，像转水湾上长满的一座座磨坊一样古旧。眼看我们的车轮就要接近并经过她时，她又朝我们发出了猫一样的叫声：“阿古（阿哥），人家脑壳痛呢！”与我们同行的任老师顿时手捏刹车，脚底从踏板上瞬间着地，单车稳稳当当停住了，与李秀尔保持一条精确水平线。任老师在眉宇间皱起一个“几”字，关切地询问：“是咋子了嘛？”李秀尔额上的帽檐压得很低，几缕打结粘连的头发耷在有些凹陷的脸盘上，令她整个人看上去更加凄楚。她眼神恍惚不定地摆弄着那双不洁而黏糊的双手，顺势低眉瞟了一眼任老师的脸。这一眼，她证实了任老师的和善与真诚，于是，她的声音和神情就更加接近一只猫了。“就是昨天下午到现在，人家一口稀饭都没有吃上，身上没有力气，昨晚做梦都是软绵绵的，今早醒来脑壳痛呢。”任老师听完她诉说后，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把皱巴巴的零钱，一张张去捋顺，裹成卷递向李秀尔，他眉宇间的“几”字也随之舒就展开了。李秀尔伸出那双不洁而黏糊的去接住钱攥在手心里，并侧过脸害羞地笑了。她的害羞就像一只猫掩饰了不为单纯的意图后，达成了目的。

我们骑上单车继续前行，一个个都忍不住想要去模仿李秀尔的声音。我们叫出了奶娃的啼哭，布谷鸟的宏亮，还有羔羊的温顺与柔弱。任老师一直保持沉默，等到我们的叫声渐尽时，他才开口说话：你们学得都不像，李秀尔的声音是用尽全力的温柔，因为她要存活。我们都停止嬉笑，听任老师说起关于李秀尔的事情，每年都有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来探望李秀尔，想要带她去过温饱的生活，李秀尔就是不肯。她说，她生来就被遗弃在这公路边上，是过路的人你一口我一口的施舍把她养大成人，她要在这公路边上坚韧的活着，等遗弃她的人，终有一天会找来把她捡回家去，当作一只猫样喂养，那也是好的……在这条公路上，许多被李秀尔呼唤过的人都知晓她的愿望，所以都会像对待一只猫那样温柔的对待她。

太阳一直照耀着我们，点亮了校园里的白杨林，我们的单车齐整的歇在树荫里，任老师在最老的那棵白杨树下拾起铁钉，轻轻敲响了挂在树干上的铁片。早课开始了，校门口还有不断从山上赶来上学的孩子，他们的脚底踩着风声。

康巴诗汇

红嘴乌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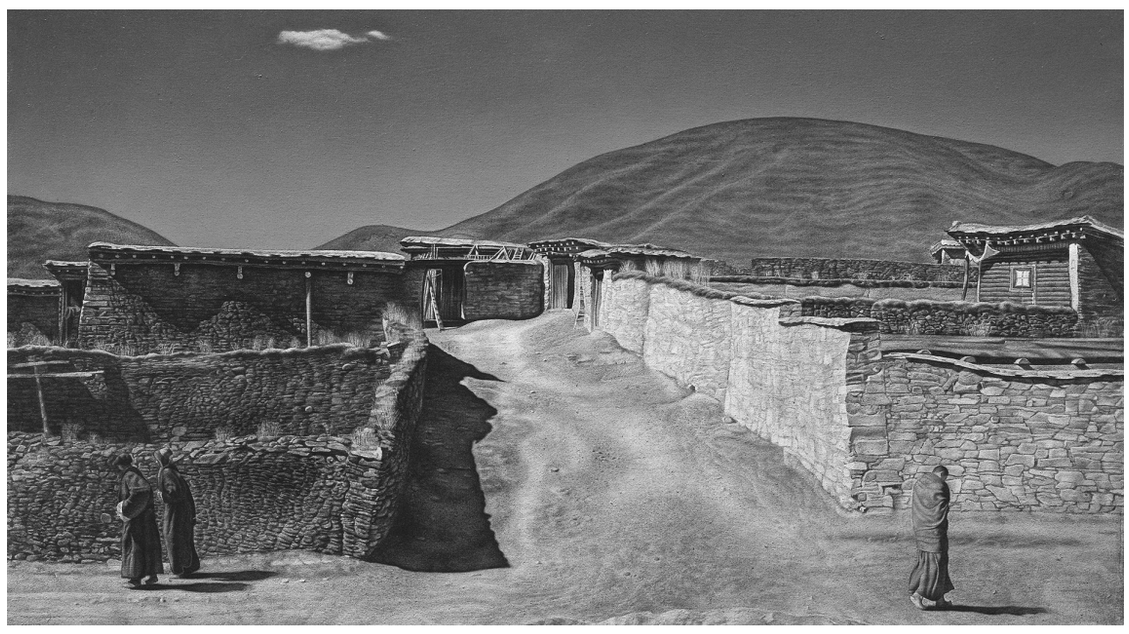
■唐闯

写一封信
附上烧焦的羽毛
十万火急已经很遥远
可红嘴乌鸦
是个例外
它距离我那么近
我被它吸引
被它昏黑的身体
和一张时不时
滴血的嘴

我要收取的信
可能就在它们
奇异的装束里
时常我们互相观望

但作为各自的信使
却又极力避开
其它可能的网络
和一些信号

我不停观察和分析
我无法弄明白
什么是看
什么是听
却很喜欢它们
天天聚集在屋顶和田野
不知道它们是否
也在等待
我从未寄出的
一封家信



罗柯玛的回忆。**刘洵绘图**

四季行吟

晚照·暖石回阳

■罗凌

暖石回阳，一襟斜阳渐远的纪念。

对暖石回阳，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和感动，这缘于老人们对它的追忆：暖石回阳位于巴塘城西，是青藏高原还是大海时遗留下来的一块巨型礁石，可能因为石中含矿，在夕阳斜照的某一时刻，会反射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道光芒，瞬息即逝，看到这种光芒的人会增福增寿，巴塘人世代视之为图腾，并回赠“暖石回阳”的美誉。史书记载：“城西北数武平地一石，身生碧辉，每值斜阳，霞光万道，一奇景也。”有诗为证：“奇山砰磷颇异常，和光暖气斗斜阳。而今俏得女娲炼，快睹火龙飞上天。”

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建造房屋，暖石回阳被炸毁，使这一圣景成了广陵绝响。

也许是因为它消失了，而且消失得这样彻底，所以巴塘人才不断地在遗憾中追述着它的巨大、碧绿、霞绮、灵异。我没有机缘见到暖石回阳，只能凭空去感知这块真实存在过的通灵宝玉，让一种缺憾淹没内心。

人们说，关于夕阳的名篇名句很多，却几乎没有文字可以吟咏暖石回阳瞬间的辉煌。尽管，它为我们吹响了一曲天籁绝音，展示给了人间最灿烂的光芒，我们却无法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赋予它最纯粹的文字，无法在感伤中凭吊一道回光的消逝。

冥冥中，我倾听着暖石回阳破碎的悲鸣，倾听它把灵魂散落在沧浪之水的声音。不能想像，它凝聚天地精华，积蓄万世豪情，把和光瑞气绽射在夕阳晚照的瞬间，是怎样一种快意平生？它铭记日月盈亏，冷却红尘浮华，将琴心剑胆燃烧成灰烬的刹那，又是怎样一种至情至性？暖石回阳，让我想起末路英雄的悲情人生：即使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巨变浮光掠影，承受了血肉厮拼无限荒凉，即使豪情只剩一襟晚照，还是不惜流溢最后一丝生命本色，和着虚妄的轻烟消失在茫茫混沌中。

我愿以歌者之悲，祭奠它的陨落之美，塌方之美，失衡之美。愿以思者之殇，听岁月车裂灵魂的声音。愿以勇者之智笑傲人生，看一世情缘穿杨而过，昭示人们死亡也可以如此美丽。

暖石回阳是巴塘人解不开的心结，只要精神不死，它就鲜活地跳动着，闪耀着理性和希望的光华。

我从不以成败界定人生，只相信生命的豪华馈赠，情感的庄严投入。我们只有沉淀暖石回阳最后的宁静，把永恒上升到一个高度，人生才可以具有记忆的重量。

轻歌·巴山积雪

巴山积雪，是上苍对巴塘的庄严馈赠。

终年不化的冰雪，静静地堆积在城东的“喇嘛多吉”神山上，人们为之冠以“巴山积雪”的美名。在亿万年的蛮荒中，她始终以悲悯静穆的胸怀，至亲至善的心灵，透明无痕的品质，守候着巴塘人的精神家园。清代文人懒兵有感于巴山积雪，为后人留下了怀古绝句一首：“玉柱银桥镇岁寒，烟霞倚岫在峰峦。冰天一色乾坤带，留作人间画里看。”

这一传世之作，更为她平添了一丝仙气，于是她以独具魅力的风姿位居巴塘八景之首，耀然成为白狼古城最为瑰丽的一道风景。而我更愿意透过银桥霞岫去亲临真实的她，喜欢初春的巴山积雪，喜欢在瓦蓝的山色，柔美的绿草地，绚烂的桃花中，遥望笼罩着她的氤氲寒烟和飘零的雪花碎片，那淡到极处的韵致，是微雨燕飞的婉约，大江东去的豪放吟唱不出的。

一个真正的巴塘人，记忆中必然潜藏着巴山积雪，犹如心中珍藏的那首老歌，它是镶嵌于灵魂深处的一道长廊，生命因此而有了高度。

在无数漂泊的行程里，巴山积雪是召唤游子归航的禅音。人们无时不凝聚深情，寄无限的崇拜于江河之源；无时不蕴含祈祷，寄顶礼的膜拜于圣地之巅。这是一种有质量的情感投入，也是灵魂归栖之所。

我荡涤满身尘埃，放眼巴山积雪。穿越她玲珑玉琢的行宫，跟随心灵之旅，揉碎纷呈的雪花，奏响幻化的冰弦，聆听高远的梵音。这与宗教无关，是对生命的感恩和信仰。

我用三十二年历练，解读巴山积雪。多年来，一直想写她，写大悲无言，大音稀声的美；写天层断裂，智慧，和亘古的力量。但我又怕这种情感变成文字，会留下永久的缺憾。

在另一轮人生的华年里，我终于拾掇起逝去的激情，忏悔着这些文字的缺憾，为巴山积雪，为我们永远的回归之滨。我确信，我又回到了深情的原点。

山居笔记

暗香幽远

■王朝书

春夜，坐在电脑桌前，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飘进鼻端。

使劲嗅嗅，香气有几个层次，带甜味的香，不带甜味的淡香，不带甜味的浓香。夜晚，这样的幽香，让黑夜显得温馨。在黑夜里工作的人，立马有了精神。

但是，我不知道，香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栽了桂花，玫瑰，茶花，不知道是谁的香。我告诉先生，我在房间里闻到花香了。先生表示不相信。他的嗅觉不好。浓度低的香味，他闻不到。他说，我的房间，距离花树有好几米，花的香味能飘那么远吗？可是，我确实闻到了花香。

第二天，打开门，我清楚香味的来源。那是，玫瑰园里的玫瑰香。去年，我们在山村定居后，在房屋的一侧打造了一个只有一分地左右的玫瑰园。玫瑰园紧挨着我和先生的卧室。开门就可以看见玫瑰。去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栽玫瑰。去年，318国道沿线搞绿化，绿化公司有大量的玫瑰。母亲向绿化公司要了五株，然后给了我们。她还给了我们一株她自己栽的玫瑰。之后，又从亲戚家要了三株树状玫瑰。之后，我们自己前后又买了十株玫瑰。之后，又从海螺沟管理局的玫瑰园要了五株大马士革玫瑰。死了一株。玫瑰园基本上栽满了。一共有了二十四株玫瑰。

去年，因为移栽，花开得都不见得好。除了，母亲从绿化公司要的一株朱砂红的玫瑰外。那株玫瑰的基因特别好，基本不生病，也不怕虫，且花开得特别多。它的花绽放时，不是一朵一朵开的。而是一堆一堆的。花朵就像是倒在了树上。不仅如此，它花开花谢的间歇时间也比其它的要短。它是全村人的关注点。他们都说，这株花开得太好了。不少人都想剪一枝回去扦插。先生给他们剪了几次嫩枝。他始终舍不得剪老根。可是，村民想要的就是它的老根。昨晚，终于有人对它下手了。用镰刀劈了两枝老根。今早起来，我发觉，怎么这株玫瑰变瘦了呢，难道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后来，先生看见了，他们用镰刀劈下没有带走的玫瑰枝。才知道，原来，昨晚，它遭遇了暴力。

经过一个冬天的复苏，今年，每一株玫瑰都尽情绽放。让我们没想到的，随心所欲栽种的玫瑰花，居然有好多种颜色。红就分几种。中国红、粉红、浅红、绛红、朱砂红，还有黄色、白色、粉色、红黄色，满园玫瑰，竟也姹紫嫣红了。今年，我还买了绿色、黑色、黑红、蓝色的玫瑰。现，正在生长中。

玫瑰颜色各异，香味也各异。有一种，香气中的甜味比较重。这就是以前，农民过年的时候，拿来做汤圆馅的玫瑰。这种玫瑰，过去，奶奶爱种。我家院子的墙角，有一大垄玫瑰。此玫瑰，繁殖力强，几年就是一大垄。它的根系发达。夏天，玫瑰花开，满园都是香味。奶奶会在大晴天，将玫瑰摘下来，晒在簸箕里。晒干了，冬天就可以做汤圆馅儿。

现在，做汤圆馅儿的玫瑰比较少。人们研发出了不少的新品种。这些品种，甜味都没有那么重。不过，有的香味却特别浓。我买了一种香水玫瑰。它的香气就重。先生不用俯身，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别的，先生都要俯下身，才能闻到。

颜色相交，香味相交，我们的玫瑰园真的成了香园。

玫瑰的香味冲击着我的鼻，冲击着我的脑。夜晚，它的香味，让我产生种种幻想。是谁造就了这样神奇的香？那双看不见的造物主的手在哪里？想来，一定是在天国。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不可思议。

如果我没记错，诗人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玫瑰没有牙齿，玫瑰在黑夜里也是红的”。雅斯贝尔斯想说的，正是，玫瑰是上帝的造物，它有着上帝的意志。玫瑰在黑夜里的红，正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先生说，那若有若无的香味，提示着上帝的存在。不可见、不可摸而又真实存在的香气，不就是那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但却真实存在着的上帝吗？

雪花

第2249期